



弓
走
江
河
万
古
流

闵
惠
芬

费爱能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弓走江河万古流
闵惠芬

费爱能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闵惠芬：弓走江河万古流/费爱能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 9
ISBN 978 - 7 - 5535 - 0812 - 2

I. ①闵… II. ①费… III. ①闵惠芬 (1945 - 2014)
—传记 IV. ①K8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308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发 行 人：冯 杰
出 版 人：姜逸青
责任编辑：张 琦
封面设计：王 伟

书 名：闵惠芬·弓走江河万古流
作 者：费爱能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200020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0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 978 - 7 - 5535 - 0812 - 2/K · 118
定 价：48.00 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 - 68180628

谨以此书纪念闵惠芬先生辞世三周年

伟大的弦乐演奏家闵惠芬离开我们已三年有余。作为一个和她交往了数十年的契友，每当想到此，眼前便会浮现出她不同时期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是那样遥远，又是这样真切。

屈指数来，闵惠芬和我前后相交整整有一个甲子，这六十年间，我与闵惠芬生命中有四次相遇。这四次相遇或出于偶然，或纯属意外，或偶然之中有必然，或必然之中又生意外，正如苏轼诗所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澠池怀旧》）人生的离合恰如雪泥鸿爪，你不知道在哪一天偶然邂逅，又突然一眨眼变得踪影全无……

一

我和闵惠芬的第一次相遇就纯属偶然。她是江苏宜兴人，我则从小生活在江苏丹阳，两县虽相隔不算太远，但毕竟距离百里之遥。大约是1952年左右，闵惠芬的父亲闵季骞先生应江苏省丹阳艺术师范（以下简称“丹师”）吕去疾校长之邀，来到丹师工作，教授民族乐器，因而她和母亲也一起随迁至丹阳生活。也是巧合，她家租的房子正好和我家在同一个院子里，门牌号至今记得非常清楚，是小牛场17号。就这样，我们前后做了四年邻居，直至1956年他们一家迁往南京。

闵季骞先生是著名的民乐演奏家，二胡、琵琶、古筝色色精通，因为家学渊源，闵惠芬从小就学会了二胡。每当夏晚，一个大院的人都会在院子里支起桌椅，一边吃饭，一边乘凉。这时，闵先生常会拿来各色乐器，在院子里尽兴演奏一番；而和二胡差不多高的闵惠芬，也会拿来二胡，跷起小腿，拉上一曲。

或是二人同拉二胡，或是闵先生弹琵琶、闵惠芬拉二胡，父拉女随，煞是热闹，引来周边众多邻居观赏。当时闵惠芬在丹师附小上学，我则在一所弄堂小学读书；说来不好意思，我比她痴长两岁，上学时还要我祖母拿个小凳子坐在旁边“陪读”，这事后来一直被闵惠芬所取笑。

她在读小学低年级时，就已经在丹师礼堂表演二胡独奏。当时是丹师的毕业生汇报演出，其中插了一档闵惠芬的二胡独奏。记得当时她人和二胡差不多高，竟然敢在强烈的灯光聚焦下登台表演，这可不是一般孩子能做的事，特别是相比我读小学还要祖母“陪读”的胆小，闵惠芬自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胆量。虽然表演中一时忘了曲谱，回头向父亲求救，但这“洋相”更显得一个幼童的纯真可爱，让人忍俊不禁。这是闵惠芬生平第一次登台表演，显示了她作为一个潜在表演艺术家的勇气和天赋，为她日后走上艺术巅峰埋下了饱满而富含生命力的种子。

因为当时还是独女，闵惠芬在家也是被父母所溺爱。闵师母不工作，全身心照顾闵先生和女儿，经常会在院子里看到闵惠芬滚在父母怀里发嗲的样子，每当此时，一家融融乐乐的气氛尤让人羡慕。四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他们一家留给我们邻居的印象就两点：一是闵先生和闵师母的相敬如宾和待人和气，二是童年闵惠芬的表演才华和被父母的宠爱至极。

四年以后，闵先生应邀赴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他们举家迁往南京，从此便再没有往来过。只是大院内一位家在扬州和另一位在扬州工作的邻居曾去他家探望过，回来说起闵惠芬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和妹妹。因此，此事便被作为闵师母心好而有好报的一个例证，常被我们邻居不时地说起。

二

人生总是充满了许多的偶然。196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留学生办公室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政治形势，我国是越南坚强的后方，一大批越南留学生分配至各大学读书，上海师范学院为此专门建立了留学生办公室，并从邻近地区调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春天，一天翻报纸，蓦然看到闵惠芬获当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二胡独奏第一名的新闻报道，当时心里一怔：这应该就是当年的邻居闵惠芬吧？随后自报家门写了一封信，试着投了出去。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证实了我的猜想。我当然欣喜至极，于是开始筹划和等待见面的机会。

机会往往在不经意间来到。为了丰富留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我们基本每

周都要组织一次参观活动，如参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机床厂，或是观看文艺演出。一天下午，我带留学生赴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事先并未联系，其间参加招待演出的正好有闵惠芬新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老贫农话家史》。当时因在这特殊的场合巧遇童年的朋友而惊喜万分，但因为腼腆，踌躇了好久，终于在最后上车的前一刻，大着胆子上前和她相认。她看到我走近，也猜到了我是谁。就这样，断了十年的联系又接上了。

此后，我们开始了交往。有时我去上音看她，她和她的同学大都在琴房中练琴，我得以经常欣赏到她们高超的琴艺；有时她来我学校，和我以及我的两位同宿舍同事一起聊天，谈论一些社会和学校的琐事。不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1966届以后的大学生都推迟毕业，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闵惠芬以自己的擅长参加文艺小分队，进行革命宣传；我单位同事也组织了小分队，赴宁波四明山步行串联。于是大家忙着各自的“革命大串联”，走南闯北，上山下乡，很少再有音信往来。等到我们步行串联回来，形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这期间，她和上海舞蹈学校的刘振学结为伉俪，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于是两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两家之间的友谊。

三

人世就是这样机缘凑巧。1975年，在我们已较少联系的情况下，我被借调到北京国务院文化组，参加新版《红楼梦》校勘注释工作。其时闵惠芬也正好在北京，听说是录制二胡演奏的京剧唱腔音乐，并经常参加中国艺术团的出国演出。她先是住市中心的和平宾馆，后住西苑饭店；我先住地安门附近的北京第二招待所，后住前海西街原恭王府前的中国音乐学院。当时也没有手机，事先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但中国艺术团出国演出前，会在民族文化宫先内部演出一场，因为同是文化组的下属单位，一次我们小组正好拿到了一部分票子，于是我们几个从外地借来的同志便优先拿了票子去观看。

中国艺术团是当时组建的实力最强的表演团体，主要任务是出国演出，其中刘德海的琵琶、闵惠芬的二胡、俞逊发的笛子、王昌元的古筝、朱逢博的女高音独唱、吴雁泽的男高音独唱，都是当年最棒的节目。这次观看，不仅欣赏到了顶级的艺术表演，而且又接上了和闵惠芬的联系。此后每逢周日，我常会去看她。她和也是上海去的昆剧表演艺术家蔡瑶铣同住一屋，后者当时正在录制词曲音乐。因为都是从上海来的，因而一见如故，谈起来就特别投缘，加上

周日休息，正好打发羁旅在外的寂寞。我们无所不谈，从各自从事的工作，到听说的街谈巷议，气氛轻松而愉快。我也因此欣赏到了传统的词曲音乐，领略了它的独特魅力，并通过闵惠芬索取了蔡瑶铣的录音带，还抄写了白居易《琵琶行》，陆游《咏梅》，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山有怀》和《游园》的简谱。后回到学校，在上到古代文学有关篇目时，还带到教室当场放录音给学生听，收到了极其良好的教学效果。

那时中国艺术团经常出国演出，每次演出前都要先在北京内部演一场，闵惠芬是团里的台柱，每次演出都会有两张票子，我因此有机会多次叨光，欣赏到当时国内的顶级演出。其中闵惠芬常演不衰的节目是《江河水》，虽然听了无数次，但每次都让人热泪盈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朱逢博则每次都唱《白毛女》，形象既好，声情并茂，令人动容。当时上海和京华文化圈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叫“上海两个宝：闵惠芬、朱逢博”，可见她俩受欢迎的程度。其他再如刘德海的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也是百听不厌的保留节目。这是我在北京所享受到的最好的文化生活，至今想起仍怀念不已。

一年多以后，我们又先后回到上海，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情景又回到了原先的常态：不时的电话问候、偶尔的见面畅谈，和更长时间的互不往来。

四

人生在充满了很多偶然的的同时，也充满了许多的突然。北京回来五年后的1981年，她突然被诊断患上了黑色素瘤——这是所有癌症中最厉害的一种，这使她本人、家人和亲友都深感震惊和悲痛。其间她先后六次手术，数十次化疗，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好几次都是死亡线上被拉回，可谓是九死一生，对于生命的无奈和无望，对于未来的困惑和迷茫，困扰了她和她家人整整六年之久。特别是她丈夫刘振学，独自一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记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一天晚上摸到我家里，欲哭无泪，精神临近崩溃的边缘。我们无言相对，只能是无力的劝慰，和对闵惠芬战胜病魔的毅力的坚信。

果然应了“遇难成祥”一句老话，闵惠芬在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煎熬以后，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虽然病魔的折磨已耗去了她的体力和精神，但她依然乐观和坚强，再大的事情，她能放得下。沉疴过后，她又像没事人一样，不仅吃东西不忌口——例如鸡腿鸡翅照吃，而且又开始天天练琴，使自己的臂膀和过去一样有力——因为她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登上舞台！

这一天终于来到：1987年9月，她应邀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听到这一喜讯，我和我爱人孙菊园当即赋就一首长篇歌行《阳羨女儿行——写在闵惠芬重返舞台之时》，送至她家：

君本阳羨陌上枝，移入云阳板桥西。^①
门前秀水绕绿堤，为邻四载长相忆。
虽有翠竹羞为马，琴声相闻不相见。
姣弱才及琴身长，一曲未终四座惊。
鸟语空山山更幽，人吟良宵宵愈静。^②
病中吟罢歌光明，声声传尽曲中情。^③
年刚总角露才华，曲阿谁人不识君！
阖家移居迁金陵，自此一去无音讯。
相逢已是十年后，乐坛名振天下知。
大比一举曾夺魁，琴艺日臻纯青时。
阳关三叠伤别离，江河一曲泪凝噎。^④
月映二泉愁千古，魂系长城情万里。^⑤
沉疴难消凌云志，绝症无改赤子心。
为返舞台历磨难，长使知音泪沾襟！
愿君此去载誉归，情韵风采动神京。
遥想曲终人不散，满座嘘唏泪花擒。

闵惠芬连夜写了一首七律，就是现在收在《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中的《答友人》诗：

沉疴六载如梦魇，朝吟悲歌夜叹月。
几度意冷愁千结，艺魂一缕难泯灭。
断翅重振入青云，长啸万里抒壮烈。
请君为我举大白，击节高歌壮远别。

此诗抒发了她被病魔长期折磨后所喷发出来的满腔豪情。以上两首诗都发表在当年的《解放日报》上。

重返舞台之后，她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忙碌生涯。在这期间，她先后获得了多项荣誉，其中含金量高的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共十五大代表、“德

艺双馨艺术家”称号等。她依然非常忙碌，每年都有大量的演出，包括国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演出，其中1994年全年演出达176场。其间她和我及菊园三人，一起结伴回了一次丹阳，我作学术讲座，她作讲座并演出。这是她离开第二故乡以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家乡演出。当年她登台演出的丹师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人满为患，都是崇拜和仰慕她的青年学子，包括我们共同的儿时朋友“狗狗”也来了。可以想象，一个数十年前从这儿走出去的艺术“神童”，今天真的成为一个艺术大师回来了，抚今追昔，真可谓思绪万千！我们还一起回到老宅，“小牛场17号”的门牌号和老屋依旧，只是在我们今天的眼中变得又矮又破了。我们还和看着我们小时模样的老邻居一起在大门口拍了照。最近听家乡亲戚来电话说，老宅现已拆掉，童年的记忆也就此了断，当年留下的照片更成为珍贵的回忆。

又是人生中的一次偶然：1993年，我和菊园以及江南几位《红楼梦》研究者赴台湾访问，我们竟然又一次在台湾巧遇。我们是参加“从宝岛到江南”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她是赴台演出，应邀顺道访问了我们开会所在的大学。于是我们作为先到者，和大学生一起在学校大楼前迎接了她的到来。那天她为台湾年青学子即兴作了演讲和演奏，场面朴素无华，气氛亲切感人。晚上我们一起聚会，又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不久，菊园也患上了妇科肿瘤，因此两家同病相怜，经常相互交流鼓励。她因为坚强，病魔似乎远离了她，而菊园在首次手术度过了十七个快乐的年头之后，于2011年又发现患上了升结肠癌。先后两次手术，十余次化疗，也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一年半后匆匆离开了我们。菊园患病期间，闵惠芬多次到医院看望，以身说法，鼓励她战胜病魔；菊园去世后，闵惠芬又和刘振学一起来告别现场为她送行，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看闵惠芬当时健康的身影，我本以为她已完全逃过了生命的一劫，但想不到最后竟是脑溢血夺走了她那曾是无比坚强和乐观的生命。

唐代诗人李商隐《锦瑟》诗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人责怪锦瑟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琴弦，其实琴弦的多少无关重要，因为二胡虽只有两根弦，闵惠芬照样拉出了和锦瑟一样丰富的音节和旋律，一样承载了她生命中许多美好的记忆。往事并不迷惘，人世时有代谢，闵惠芬已经离开我们三年有余。锦瑟思华年，今天，我们只能透过锦瑟繁复的琴弦，追忆那已经逝去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注释

① 闵君原系江苏宜兴弯斗村人，后移居江苏丹阳板桥头。宜兴古称阳羨，丹阳古称云阳和曲阿。

② 此指《空山鸟语》《良宵》二胡独奏曲。

③ 此指《病中吟》《光明行》二胡独奏曲。

④ 此指《阳关三叠》《江河水》二胡独奏曲，后者尤为闵君代表作。

⑤ 此指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后者为闵君重返舞台所演奏之曲。



孙逊夫妇与闵惠芬母女在丹阳小牛场 17 号旧居前

目录

第一章 鹊 1945—1958 (1—13岁) / 1

- (1) 弯斗里 / 1
- (2) “乖心肝” / 3
- (3) 嗯娘的脖子 / 6
- (4) “国王”爹爹 / 9
- (5) “我有胡琴啦!” / 14
- (6) 好朋友 / 19
- (7) 红领巾艺术团 / 21
- (8) 南京乐社 / 22

第二章 樟 1958—1966 (13—21岁) / 26

- (1) “听一听” / 26
- (2) 少年夺冠 / 33
- (3) 伴合奏 / 39

第三章 鍍金 1966—1973 (21—28岁) / 46

- (1) 心被三度揪紧 / 46
- (2) 请老师听我拉琴 / 48

- (3) 纤痕 / 51
- (4) 恋爱 / 54
- (5) 旧唱片 / 60
- (6) 永远的阿炳 / 65

第四章 镂玉 1973—1982 (28—37岁) / 72

- (1) 一次灿烂的日出 / 72
- (2) 南人北曲 / 77
- (3) 录音组 / 82
- (4) 《洪湖主题随想曲》 / 91
- (5) 两千把大蒲扇 / 98
- (6) 小泽征尔 / 101
- (7) 借得梅花一缕魂 / 105
- (8) 浙江姑娘许奕 / 109
- (9) 联合国壁毯 / 113
- (10) 丝红弦白 / 115
- (11) 鼓掌或者写信 / 123

第五章 浴火 1982—1987 (37—42岁) / 128

- (1) 痣 / 128
- (2) 《长城随想》首演 / 136
- (3) 独奏讲座音乐会 / 140
- (4) 黑色之年 / 145
- (5) 重庆小伙刘光宇 / 151
- (6) 《川江》 / 156
- (7) 郭鹰先生 / 159

(8) 北京二胡艺术节 / 162

(9) 跨过鬼门关 / 164

第六章 惠风 1987—2003 (42—58岁) / 168

(1) 断翅重振 / 168

(2) 一笑了之 / 175

(3) 《寒鸦戏水》 / 178

(4) 《第一二胡协奏曲》 / 180

(5) 《昭君出塞》 / 184

(6) 一湾人墙挡风雪 / 188

(7) 狍子、山鸡和“绕山转” / 194

(8) 老同学 / 201

(9) 成熟的过程 / 208

(10) “不跟她学，跟谁学?!” / 214

第七章 芬芳 2003—2014 (58—69岁) / 217

(1) 五十周年 / 217

(2) 市委书记 / 225

(3) 诗弦者 / 229

(4) 徐州胡琴艺术节 / 234

(5) 天弦凤吟 / 237

(6) 坐飞机乘火车 / 244

(7) “敦煌新语组合” / 250

(8) 弦之上 / 255

(9) 课堂 / 260

(10) 扞舞 / 264

(11) 两只灯笼一双筷 / 267

(12) 孩子们 / 271

(13) 最后的日子 / 275

跋 / 290

附录：艺术同行评语选摘 / 292

第一章 鹊

1945—1958 (1—13 岁)

(1) 弯斗里

1945年，抗战胜利，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

12月27日，闵惠芬降生。

农历生日，乙酉年鸡年十一月二十三。

闵惠芬出生地，有一泓河水环绕，叫弯斗里，也有写成“湾斗里”的，隶属江苏省宜兴县万石镇，过去叫万石乡。

此石不是那石。万石，“本无石可倚，无山可托，以其历古‘万石粮仓’”而名之。后人“明知故犯”，倚一个“石”字，将它做成了华东最大的石材市场，“感受万石，天下无石”，“一石激起万层浪”，年成交额达到过二十亿元，那是生意人的本事。

乡村地名，意思大多明白直观，无需耗力气溯本求源。万石之“石”，乃量词，计量单位，盛粮的容器，弯斗的“斗”也一样，勺、合、斗、升、石、担，民以食为天，关系吃饭大事，与百姓生死相依，祖祖辈辈看重。

浜水连荆溪，直通太湖。弯斗里，六户人家小村坊，数抹翠竹，几枝河柳，三五黛顶，升斗细角，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祖上有话传下来：太平天国战乱，周铁镇章茂村闵门一支脉，顺着殷村港河，一路南行，抵达万石（时称万善），高祖一眼相中，携祖训“德行家风，孝友世泽”，闵门泊船起屋，落地生根，从此成了弯斗里六户原住民之一。

弯斗里，小归小，纳入闵家，斯文弥漫，五门种田，文曲星高照，一门书香，有了书礼传家的气象。闵惠芬的祖父闵南藩，晚清秀才，从事私塾教育，善书法，通音乐，闻名乡里一介书生。民国初办新学，老先生任当地小学校长，兼国文教员，弟子中出过吴冠中，国画、油画、散文，艺冠天下名。

闵南藩膝下三子一女，长子伯骞，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无锡美专，曾在国立中山大学从事美术教育，善国画，通二胡；次子叔骞，40年代毕业于国立艺专，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绘艺，会弹风琴；独养女儿梅英，有一副好嗓子，喜爱唱民歌。

1923年7月生的闵季骞，塾师先生的第三个儿子，乃闵惠芬父亲。1946年，凭演奏刘天华名曲《良宵》《病中吟》，考取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曾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南京乐社社长，从事音乐教育六十余年，2000年完成《江南丝竹音乐大成》，2010年出版《三弦基础教程》。闵季骞的三个孩子，除了闵惠芬，儿子乐康，是国家一级指挥、江苏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现定居美国的二女儿小芬，是蜚声国际爵士乐坛的琵琶演奏家，正所谓“一门三乐师”是也。

闵惠芬岁至暮年，背着胡琴，几乎走遍了天下好地方，看尽天下折回身，再说她的弯斗里，依然美不胜收，“萍遮叶盖红菱羞，顽童戏水盆舟游，曲项白鹅呷呷问，南塘何处多泥鳅”。在她的记忆里，村头一处寻常井台，也是“彩云映落晖，菊香金风吹。井台捣衣曲，吴歌田韵美。明眸频回首，小姑暗凝眉。杵停青鸟过，疑是报郎归”。

都说闵惠芬天性爽朗。无论男女老少，不要说熟友，哪怕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有了空，来劲了，她会跟你说老家，一般不说丹阳，也不说南京，只说生下她的弯斗里，那架势，非说到你跟她一样爱不可，若让她发现你有异议，哪怕是一丝丝犹疑让她抓住，她就会跟你急，不让你轻易走。她会涨红着脸，拉着你的手，跟你说，人之初，天地人，挖过的野菜，采过的桑叶，摘过的红菱，放过的鸡鸭，捞过的虾子，踩过的河蚌，一切最初的记忆，断不是，说忘，就能忘掉的。

有一经典叙述，她在熟友群里，说了几十年：

“我的弯斗里，那是最典型的江南农村，小桥流水，绿竹围绕，小村小户，宁静平和。我们那里对长辈、晚辈的称呼十分特别，爸爸称爹爹，妈妈称嗯娘，爷爷称公公，奶奶称亲娘，外公称舅公，外婆称舅婆，男孩称伢伢，女孩称丫头。我从出生到十一岁，一直是独生女儿，十一岁以后才有弟弟妹妹，因此，我是所有长辈的掌上明珠，还比其他孩子多了一个称呼，叫‘乖心肝’。”

说这一段，她用宜兴话，说“弯斗里”，名字有趣，发音滑稽；念“乖心肝”，语气很嗲，拖腔带调，让听的人，要忘记也难。

记忆深处，父母亲，亲戚邻居，凑一起，喜欢说乡里故事，还专拣大的说，似懂非懂，似听非听，润物细无声。

“妃亭桥，知道吧，离侬万石，很近很近，隔了没几块田畈呀，出过个大画